

(香港)
黃易

珍藏版

大唐双龙传

叁



华艺出版社

大唐双龙传

珍藏版

第三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244.0 印张 5542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754-8/I·662

定价:318.00 元(全十六册)

珍藏版

大唐双龙传

〈卷九〉

香港●

黃易

第一章 阴癸艳魅

骡车穿林过溪，落荒而去，愈走愈快。

寇仲和徐子陵却是愈追愈惊。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

即使拉车的是上等良驹，又有一流御手操纵，由于这并非平坦大道，颠簸难行，他们也应该追上多时。

偏是两头骡子像认路般，尽朝林木山石空隙处左穿右插，快逾奔马，完全超出了它们本身速度的限制。

两人心知不妥，觑准一个机会跃上树顶，居高临下瞧去，立时遍体生寒。

只见一个满头银丝白发，身穿金色宽袍的女子，安坐御座上。

她以一个奇异而不自然的姿态上身前俯，双手探出，掌贴骡股。

而两头骡子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拼命狂奔。

绝世美人娉娉则仍横躺车内，安详得不受任何外事的影响。

这种催发动物潜力的霸道功夫，两人不但闻所未闻，连想都没有想过。

不过两头骡子显然撑不了多久，这残忍之极的事快要结束。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心中都燃起不耻对方所为和义愤的火焰。

这时狂奔的骡子硬生生撞断了十多棵挡路的小树，冲上一道斜坡，速度明显减缓了。

徐子陵见机不可失，叫道：“我助你！”故意堕后了少许。

寇仲和他合作多年，还不明白，提气跃起。

徐子陵双掌似若无力的按在他背上。

寇仲应掌腾空，比平常快上近倍的速度，像彩虹的弧度般凌空向骡车投去。

眼看要追上骡车，那银发女子背后像长了眼睛似的左手金袖一扬，十多点黑芒朝寇仲洒去。

寇仲不慌不忙。

井中月离背而出，画了个大圈，十二根牛毛针应刀堕下。

不过他自然也受到影响，慢了下来，骡车奔至坡顶，往下狂冲。

徐子陵加速赶至，再推了寇仲一把。

寇仲借势人刀合一，冲天而起，后发先至，越过坡顶，飞临银发女上空，一刀劈下。

银发女螭首猛摇，银发扬起，竟化成一束鞭子般抽打在寇仲的井中月上，时间角度，拿捏得无懈可击。

寇仲那想得到她有此怪招。

发刀相触，两人同时剧震。

寇仲给她似若绵绵无尽般的柔韧内劲震得往后抛飞时，银发女亦给他的劲气冲撞得娇躯前俯。

两骡惨嘶一声，同时倒地身亡。

车子收势不住，连着向下滚滑的骡尸，往下冲去，情势混乱至极点。

寇仲知她已把自己攻入她体内的气劲，转嫁到两头可怜的骡儿身上，心中大恨，不过此事已无可挽回，眼看车子即将因撞上骡尸而翻侧，忙提气一个筋斗，左手抽出腰间长鞭，往车上的娼娼卷去。

岂知娼娼因车子斜倾，朝前滚去，加上车势甚速，鞭梢差少许才及得上娼娼，功败垂成。

此时骡车一边轮子离地，快要掀翻往另一边。

银发女像一朵金云般腾升起来，旋身挥袖，当娼娼被她金袖卷起时，秀发散垂下来，美赛天仙，轻飘如落叶。

寇仲与银发女打个照面，立时心生寒意。

此女轮廓颇美，可是脸色却苍白得没有半丝人气，双目闪动着诡异阴狠的厉芒，活像从地府溜出来向人索命的艳鬼。

骡车翻侧，被下滚的骡尸拖得不住与坡土摩擦，发出杂乱的碰撞声。

银发女抱起娼娼，一个空翻，落在坡脚的青草地上。

不远处有道小河流过，对岸是青葱翠碧的树林，在月色下更是幽深宁美。

寇仲和徐子陵先后赶至，与她成对峙之局。

银发女木无表情的道：“果然有点斤两，难怪连任少名都要栽在你们手上。”

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听得人很不舒服。

寇仲哈哈笑道：“阴癸派妖女，给我报上来。”

银发女脸色不改地道：“我何时告诉你我是阴癸派的人？”

寇仲一振手上井中月，喝道：“你的内功路数和艳尼同出一辙，还想骗我们吗？”

银发女仍是没有半点表情的冷冷道：“算你有点眼力，我乃教主座下四魅之一‘银发魔女’旦梅，因此女天生丽质，身具异禀，最适合入我派门。你两人知趣的话，就立即滚远点儿，否则我会教你们后悔莫及。”

寇仲微笑道：“我倒不信你有教我们后悔莫及的本领，何不放下此女，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真才实学。”

旦梅双目厉芒闪动，低喝道：“滚！否则我先杀此女。”

一直袖手旁观的徐子陵晒道：“真是好笑！你刚刚说完要代贵教主招纳娼娼，现在却又说要杀死娼娼；可见你满口胡言。少说废话，仲少，先给她点厉害让她见识见识。”

寇仲大喝道：“好！”

喝音才落，寇仲一挺脊骨，神态倏地变得威猛无俦，扬刀跨步。

他一对虎目炯若寒星，射出森冷无比的厉芒，气势坚凝强大，最奇怪是他似乎一点都不怕旦梅会拿娼娼来作挡箭牌。

连在旁的徐子陵亦感到他井中月带起的森严肃杀刀气，跟他正面对峙的旦梅所感受到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旦梅苍白的容颜首次露出惊愕神色，厉叱道：“你是否不管此女性命了！”

寇仲暴喝道：“正是如此。”

井中月迅疾出击，化作长虹，取的竟是旦梅横抱手上的娼娼。

徐子陵像早知会这样，双手横抱胸前，神态悠闲，一副要看好戏的样子。

旦梅终于脸色微变，往后飘飞。

寇仲却不肯放过她，如影附形，流星赶月般追过去，井中月当头劈下，动作快逾电闪，同时刀风如山，凌厉无比。

旦梅气得双目凶光毕露，腾身而起，金色绣裙底下一对纤足车轮般连环疾踢，挡架着寇仲有如暴雨狂涛的刀势。

劲气交击之声不绝如缕。

寇仲见她脚法如此厉害，杀得性起，一个筋斗早到了旦梅头上，井中月化作漫天寒芒，朝她盖头罩下。

这着最厉害处就是令旦梅难以用脚去封架他的刀。

旦梅冷哼一声，竟将手上的绝色美女娼娼往上抛起，迎向寇仲的刀锋，她同时急堕地上，横旋开去。

其实寇仲看似刀刀狠辣，事实上却是招招留有余地，见计得逞，连忙收刀，左掌拂在娼娼身上，自己则往后翻开。

徐子陵终于出手了。

他快逾电光石火般掠往旦梅，全力出击，一点都不留情。

刹那间两人交换了十多招拳脚。

旦梅不但失了锐气，早先已被寇仲劈得血气翻腾，此时哪抵得住两人的车轮战术，给徐子陵觑隙一掌切在她左肩处，顿时口喷鲜血，踉跄横跌。

她也是了得，借势一声厉叱，落荒逃走，越过小河，没入对岸林木深处。

娼娼似给一对无形的手掌托着，缓缓降在柔软的草地上，丝毫无损。

寇仲来到徐子陵旁，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到这美得像不食人间烟火仙子般的女子身上。

寇仲伸手搭在徐子陵肩头，低声道：“几成机会。”

换了任何人都绝听不懂寇仲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但徐子陵当然不会有问题，淡淡道：“至少八成，无论是长叔谋还是旦梅，都是想把我们引开；好让这阴癸派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嫡传弟子对我们进行某一项阴谋，而想来这阴谋必须有身体接触才行。”

寇仲色变揉手，道：“我的手不会有事吧！”

徐子陵知他又在装神弄鬼，失笑道：“去你娘的。若这样碰碰都有事，连宁道奇、毕玄和傅采林，再加慈航静斋主都不是她的对手了。唉！可惜还有两成不敢肯定，否则仲少现在就可拿刀砍去，看看能否把她砍活过来。”

寇仲叹道：“我确实下不了手。若她真是那位阴癸大姐，想不敬佩她亦不行。你看她那动人样儿，横看竖看都不像个害人精，但事实上任何遇上她的男人，也多多少少会给她害苦了。”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正活脱脱是其中两个受害者。”

寇仲凑到他耳旁以低无可低的声音道：“不若把她送回给方泽滔这家伙，然后我们再向方泽滔说珍重再见吧！那岂不是可脱离苦海？”

娼娼的秀发像瀑布般往四方倾泄，衬着她在月照下美艳绝伦的

玉脸朱唇，就连苦修多年的高僧亦要为她动凡心。

徐子陵晒道：“亏你还和他称兄道弟，假若她确是货真价实的阴癸妖女，不害得方泽滔城破人亡才怪。刚才若非我们引开长叔谋，方泽滔怕已给宰了。”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你不是提议要我们带着这烫手山芋上路，待弄清楚她是龙是蛇，才决定应否交回给痴情的方庄主吧？”

徐子陵双目寒光烁闪，深注平躺地上的美女娼娼在罗衣紧裹下显现出来的那无可比拟的优美线条，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道：“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只要我们迫得她亮出身分，我们就胜了头仗。”

旋即又哈哈一笑道：“来吧！让我们弄张板床来把这美人儿运载，看她还能睡得多久？”

两人从破烂的骡车拆下一块长八尺宽三尺的木板，全神戒备的把娼娼放在木板上，并不缚紧，就那样一前一后抬板载美疾行。

道路虽崎岖不平，他们亦不时窜高伏低，但在他们巧妙的配合下，木板始终保持平衡，使两人大觉有趣，丝毫不以为苦。

本来他们在方泽滔说出娼娼的来历后，对这长睡美女的疑心已大大减低。但长叔谋和旦梅先后出现，立时令他们感到对方是欲盖弥章。加上对徐子陵无端端着道儿一事终是难以释疑，所以才再生疑。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不但才智高绝，又精通市井江湖的骗人伎俩，再加上比常人丰富的想像力，故而才有这种别人梦想难及的想法。

这时两人反怕会遇上方泽滔等人，朝反方向一阵急驰，走了十多里后，才放缓下来。

此时已是残星欲敛，月儿暗淡，天将破晓。

他们来到一座小丘之顶，极目四方，见西北方有一座小村落，

可是草树滋蔓，想是早给人荒弃了，村后横亘着一列丘陵。

寇仲瞥了一眼板上的绝世佳人，叹了一口气道：“村内的居民定是逃到竟陵避难去了。村后似乎有路穿越山林，或许是到竟陵的捷径。”

徐子陵抬头观天，见到东北方乌云密聚，点头道：“看来又会有一场大雨，我们没有问题，但这位娼娼小姐却不知是否会有问题，先避过这场大雨，然后再想想该怎办才好。”

寇仲苦笑道：“怎么想都想不到办法的了。她最厉害处就是莫测高深，只是防她突然出手伤人，我们便既费神又吃力。休息一会亦是好注意。”

两人打定主意，抬着娼娼朝小荒村奔去。

寇仲见四周一片荒芜，想起那座遇上翟让和李密的废村，向前面背着他反手执着板边的徐子陵道：“还记得那座李密以诡计暗算翟让的村庄吗？当时我们明明见有人在村内放火，但抵达后却鬼影都见不着半个，后来那人亦再没有出现，究竟那个是甚么人呢？”

徐子陵耸肩道：“鬼才晓得！你为甚么会忽然想起这件往事呢？我差点忘记了！”

寇仲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或者是因见这地方鬼气森森，勾起我的回忆。唉！战争真害人不浅，可以想像以前这小村是多么和平宁逸，人人安居乐业，鸡鸣犬吠，现在却落得这么个残破光景。”

徐子陵对他叹了口气，一时说不出话来。脑海却幻化出一幅世外桃源美景。

这时天边本应露出曙光，但因乌云盖天，反比刚才更是暗沉。

蓦地电光一闪，惊雷紧随，豆大的雨点打了下来，由疏渐密，瞬成倾盆大雨。

他们刚穿过村口的牌楼，忙往最近的一家屋子掠去。

屋宇残破剥落，木门应手而开。

此宅分前中后三进，以两个天井相连，家私一应俱全，虽是简朴，却不残破，只是四周尘封蛛网，一片荒凉景象。

将美女娼娼连木板放在地上后，寇仲负责关门，徐子陵却去把窗子打开少许，让空气注进屋来，驱赶留在屋内的腐败闷气。

“啊！”

两人同时旋身。

神秘美女娼娼仍是那长眠不起的样儿，但俏脸已多了点血色，使她更显娇艳欲滴。

寇仲见徐子陵朝她走去，扑过去扯着他低声道：“不要碰她！”

徐子陵皱眉道：“怎都该试试看吧！无论她是被人封闭了穴道，还是自己弄鬼，终是武学上一个难题和挑战。若我们能破解开来，定可学懂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道：“假若她千方百计，目的就是诱我们这么做。我们岂非正中她下怀。”

徐子陵把他拉往一旁，低声道：“就当这是一场斗争吧！否则此事如何了结。”

寇仲终于同意，道：“我有个好主意，只由你一个人接触她的身体，我则把内气注入你的体内，同时负起监察你和她情况之责。这样有起事来时，亦不致全军尽没。”

徐子陵道：“好吧！”

两人来到她身旁，交换了个眼色。

徐子陵将她扶了起来，只觉触手处充盈着柔软的弹性，不由地心中一荡，吓得他忙收摄心神，压下绮念。

接着盘膝坐在她背后，只以单掌抵着她背后，另一手托起她后仰的螭首。

寇仲亦在他身后盘膝而坐，眼观鼻、鼻观心，双掌紧贴徐子陵的虎背。

徐子陵把杂念完全排出脑海外后，轻轻道：“准备好了吗？”

寇仲沉声道：“出手吧！”

徐子陵凝神专志，一束阳和的真气，缓缓注入她脊椎的督脉去。

就在此时，蹄声响起，由远而近。

娼娼竟在这要命时刻，娇躯颤抖起来。

第二章 荒村奇遇

两人心中同时叫苦。

原来当徐子陵把真气送入娼娼体内时，便立即像失去了控制似的由督脉朝奇经八脉散射。

徐子陵大吃一惊下，忙运功要把变成脱缰野马般的奔散真气收回，却已迟了一步。

真气化成千百股劲漩，在娼娼的奇经八脉内来回激荡，便恍如内家高手练岔了真气的情况。

这种走火入魔乃练功者的大灾难，轻则功力全失，重则瘫痪或暴毙。

此情况两人都全无准备，更不知该如何解救，一时慌了手脚，寇仲低叫道：“妖女厉害，老子可顾不得了！”

徐子陵忙示意他切勿鲁莽。

雷声轰鸣，豪雨滴滴嗒嗒打在屋宇的瓦背，檐篷、纱窗、天井和街上，发出层次丰富的各种声音，清寒之气侵体而来。

夹杂在这雨声的大合奏里，是密集的马蹄声，

十多骑进入村内。

徐子陵那有余暇去理会娼娼以外的事，把寇仲送过来的阴柔先天真气，与自己的阳刚真气不住结聚，轻轻道：“这些真气的最大问题，就是孤阳不长，同性相拒，故互相激荡，弄至全身脉气散乱。所以只要我们能令真气重归于一，就可解决这问题。”

接着凑到娼娼晶莹如玉的小耳后道：“这是否正中你下怀呢？现在我已九成把握肯定你是阴癸派那位大姐了，小弟真的甘拜

下风。”

一道闪电，裂破了村子上方偏西的空际，接着天地煞白，惊雷震耳。

那十多个骑士勒马停下，却没下马，似乎在等待着某些人。

寇仲好像全不知外面来了一批人般，俯前道：“要不要赌他娘的一把，我赌她是‘阴后’祝玉妍的徒弟，甚至就是她本人。”

徐子陵苦笑道：“你有多少成把握？”

寇仲叹道：“只有八成，比你还少一成，以阴癸派那种邪人，怎肯把自己陷于如此绝地？不过若她另有邪法，根本不怕走火入魔。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唉！让我动手吧！总须有人去做的。”

徐子陵坚决地摇头道：“我们没权拿别人的性命去作赌博，事实上这是一场公平的决战，她是以真功夫来算计我们。”

寇仲皱眉道：“但假若她真是来自阴癸派的妖女，我们这样替她疗伤，岂非甚么来龙去脉都给她看破。我的独门气功还有何秘密可言？倘她因此而功力大进，击败了师妃暄，我们更罪孽深重了。”

又有蹄声在另一端的村口响起，竟是孤人单骑，缓缓冒雨往早先那十余骑驰去。

“锵锵锵！”

刀剑出鞘之声，连串响起。

来人显非那十多骑的朋友。

徐子陵毫不在意外面正发生的事，不断将寇仲输来的真气集中在丹田气海之内，知而不守地任它自然而然变成一个真气的涡漩，免其落于后天，露出一丝充满信心的微笑道：“就算她确是那妖女，卑鄙地利用我们的侠义之心，我们也要以正道和她周旋到底。”

接着低喝道：“准备好了吗？”

寇仲还以为徐子陵说的是为娼娼疗治经脉内作恶的游气，瞧

了瞧抖个不停的媼媼，无奈道：“准备好啦！”

当徐子陵出乎意外地把气漩由丹田升起，逆上督脉，反注入寇仲右掌心时，外面有人大喝道：“多情公子你果然有胆有色，明知送死也敢前来赴约，我们清江派佩服佩服。”

徐子陵和寇仲这时才知来者竟是近来声名鹊起的“多情公子”侯希白，但此刻正值行功运劲的紧要关头，一个不小心，动辄有走火入魔的大祸，都不敢分神去理会。

寇仲任由气漩注入右手心的阴膻脉，再转上中指的阳膻脉，沿右肘走绛宫，过重楼，经冲脉至丹田，然后走右腿外的阳跷脉，过脚趾到足心涌泉穴定住。

只觉全身暖和融融，说不出的舒服。

此时他已掌握到徐子陵的用心和策略。

原来天下物事虽千门万类，各有其独特的物理性情，但总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法则。

在内家气功上，更有强者凌弱，异性相吸的现象。

徐子陵玩的把戏，就是先任由两人倾向一阳一阴两种特性的真气天然结合，变成一个自动涡漩的整体，更由于两人真气同源而异，结合后本身自给自足。会把任何有异于他们的真气排斥，又能把同类的真气吸纳。

所以只要再把气漩送入媼媼的气脉去，立即可将散游乱窜的真气似海棉吸水般吸收回来，亦因利乘便贯通媼媼的经脉。

假若媼媼确是妖女，甚至就是祝玉妍本人，也会因内功路子不同，不但难以把此气漩收归己有，连寻源探察亦有所不能。

徐子陵之所以要把气漩先回输寇仲体内，一方面是要加强气漩的力量，更重要是忽然想到此举对两人将大有裨益，使气脉周流，全身经络贯通，和气上朝。

且阴阳互补，可臻至道家“水中火发、雪里花开”，所谓“天官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的至境。